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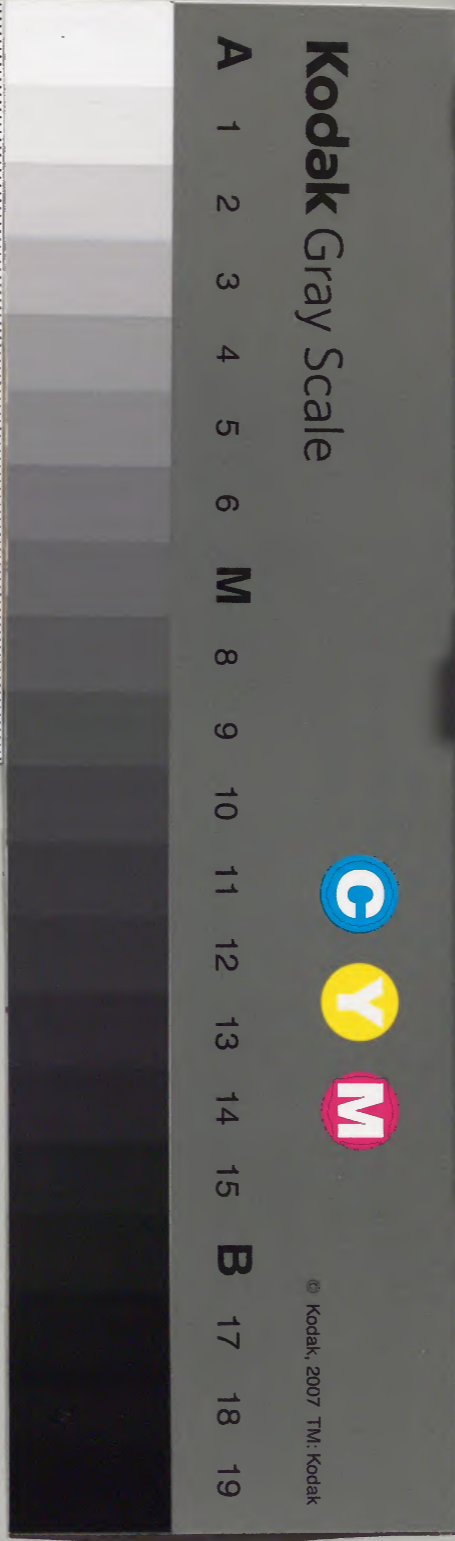
20
18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五九
二〇
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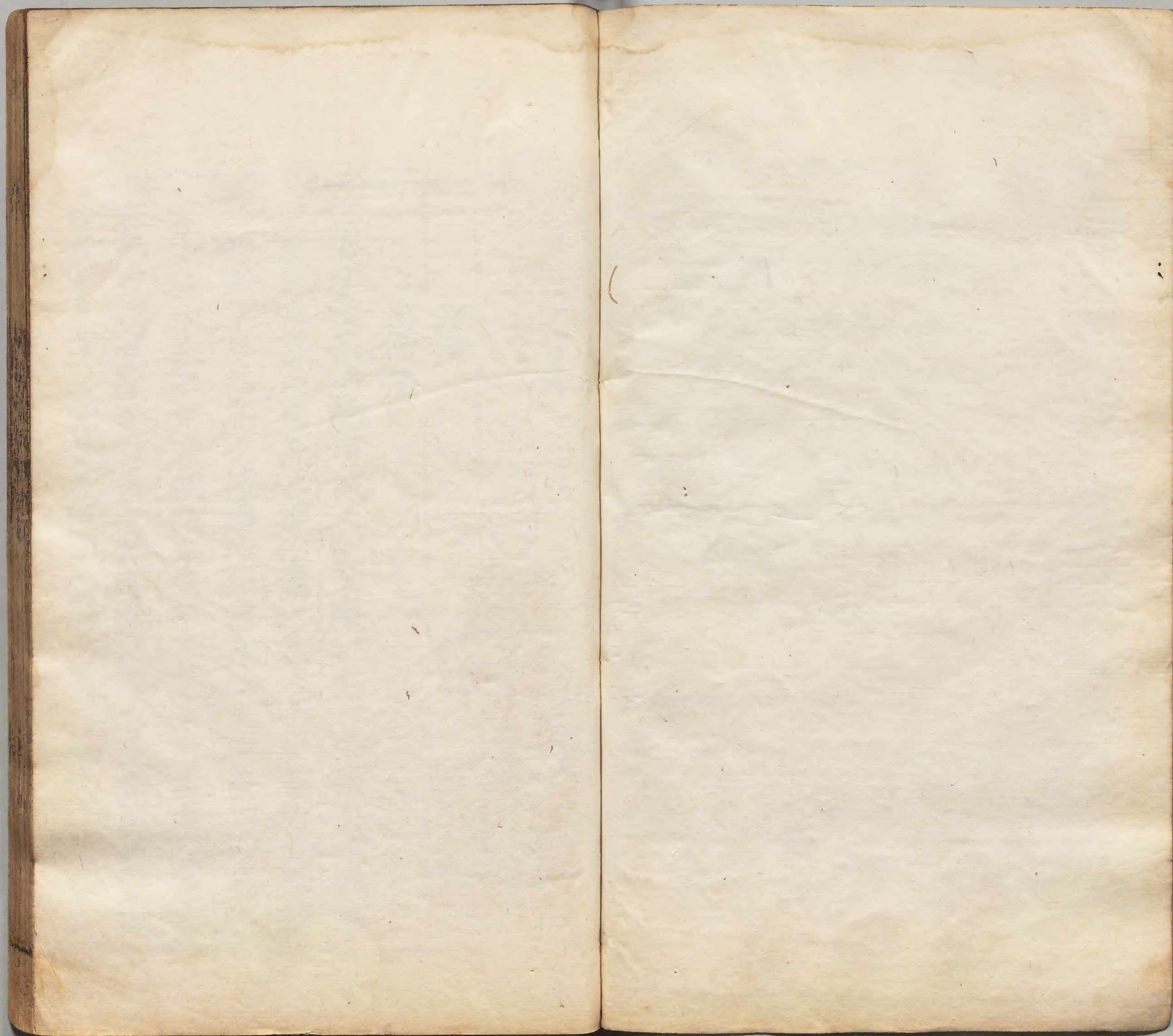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函架
五九
二〇
冊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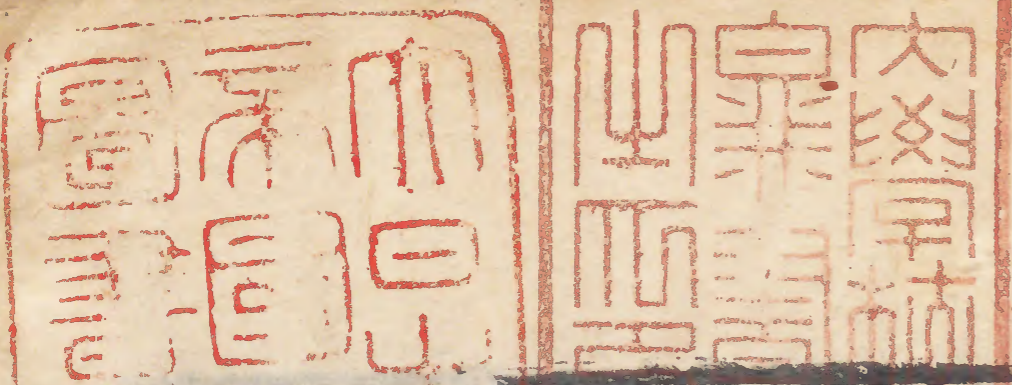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五九
二〇
冊架
三〇
函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57
冊數 20 (15)
函號 32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武庫勸學

江淹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淺草文庫

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
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
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
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
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何嘗不旬影凝嚴側身倚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
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
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

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
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落丹冊並圖青史寧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摩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
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
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
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
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
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照景
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
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

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
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
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
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
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
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
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劔之辱紹終
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
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

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攜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為驃騎豫章王疑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

序及傳曰十九

三

一

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但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陽人開古冢得玉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鑿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仁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

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此前益州刺史劉俊
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止廷尉臨海太守沈
昭略永嘉太守吏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
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短有嚴明中丞君今
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封鄉初淹年十三
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幼蟬一具將鬻以供
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共此豈長貧賤也可
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
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
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一瑩及梁武至新林

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
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
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
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為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
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
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
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
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
章躡矣又嘗宿於治其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麴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
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
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
之闕竟不成子爲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允遐字
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
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
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
夢行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
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
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
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
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
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
口初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
王儉領丹楊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
爲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
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今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
欲乃出自作文今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
時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恍然自失
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
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
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遂本性重
擯擲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
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檟柳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
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
為不生昉素彊壯胛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
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

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
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
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
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
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為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
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為司徒右長史梁
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
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
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
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
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
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
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
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
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
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乃孳者供其資費濟者
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

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從昉共為山澤
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
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
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
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
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
人便之卒於宮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為斂遺言不許
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
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
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

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
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
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絜著名
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
楓香二石始入三十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
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
即時停絕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誠殷勤甚有
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彥

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貧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
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
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
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
穿鑿於是育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
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其沈約
勸其書曰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
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
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
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

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修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
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平原劉
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
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
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鳴則阜螽躍影虎嘯而清風
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
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
菹道叶膠漆忘婉孌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
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斲成風之妙巧伯工息流波
之雅引張欵欵於下泉丹斑陶陶於永夕駱駝從橫烟

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甚公比則而朱益州汨羅叙粵謨
訓捷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唯鶴歸如人靈於豺虎蒙有猜
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無弦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
螭屈從道汗隆日月連璧贊豐豐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棗
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
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懼其愉
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
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名斷斷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
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澗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以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
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汎汎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曾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嗽興
雲雨呼喩下霜露九域聳其風笙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
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鳴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
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勝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
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
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則有窮巷之
賓繩樞之士箕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踊颯
水鱗萃分鴈鷺之稻梁走望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

青松以示心皆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天
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
仙加以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辯叙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巖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
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強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聲不適於雲閣羣其鱗翼而其餘論附騏驥之旌端
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
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永涸而响沫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真懷昭谷風之盛典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鷲之俗澆薄之
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繩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
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鷁曾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
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影撇雖共
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
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辟尊其誠故輪
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
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
桓譚譬之於鬻鬻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
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
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索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程公方規規然勒門以歲客何所視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
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
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打威子以榎楚朱穆
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
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適文匪鹿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衡
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

南史列傳四十九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山其屑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手轉坐客恒蒲蹈其闔闔若
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
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
不締恩解結綢繆想蕙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
東輿歸骸洛浦總帳猶縣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動輪之窟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瘡痍
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郤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
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
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群瞰眇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
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
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
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
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
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
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
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

備書以養母爲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
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
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義丘國
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
與高平徐當俱爲學林文慧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
崇明殿會薨出爲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
始安王遙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
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
絲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
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且裴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

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
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勛下帷無
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
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
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
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
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
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
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

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河爛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烟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指隸多識古事侍

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址即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

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
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
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
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歷
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
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
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
百家譜始晉太元中負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
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祕閣副在左戶及

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
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
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
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
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
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麗
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
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
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為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

義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
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
令指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
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
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指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
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鼓琴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
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
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
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
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田文史觀江任之
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
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
而中年遭躋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李

延壽

范岫

傳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共

范岫字懋實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尚書
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石叢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
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相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
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

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
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
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
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詹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
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
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
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
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為安成太守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
益徵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入將送一無所劾元末為

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
承制徵為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為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
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
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為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
年經實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費所
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瓌偉

傳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
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
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

日雍州刺史袁顛見而奇之顛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楊尹袁粲深見禮辭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

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史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挿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

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
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
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
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
害歷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
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
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
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
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
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
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
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閭室類
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卒謚曰貞
長子譔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譔子準有文才梁宣
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
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
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
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
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為程令

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主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
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常
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蕭禮闈雅
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采休
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
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
州事帝謂曰荊州揔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
卿善匡翼之勿俾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
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
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
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
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
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
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
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
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
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
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
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
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

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朝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謚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

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負荷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

南史列傳五十一
拓為太子詹事啟革為丞拓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
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
拓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
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
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
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
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
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

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揔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
途騁騏驎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為府王所

禮款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豪
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
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叢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
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啟事面諫革隨事好酒以琅邪
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
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
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
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
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

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歌哭器漏刻銘革唾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暉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亦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山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空笑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伯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賈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

解府王憚之每侍譏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
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
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
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
徙重物以迄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
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
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
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
州乃曰我得江革又得革清貧且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
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
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
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苦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褒
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
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
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
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
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為尚
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
武帝受禪為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

南史列傳五十一
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
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
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
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
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
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
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脩仁東海郟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
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
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

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
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庠下帷專學精力無怠
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自送之曰此子非
常器也每稱有幸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
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駁奪同官咸取則
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
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
望促難可輕褻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
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
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

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遷臨川王後
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
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五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
時師方侵魏侯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
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真國志家乃至於此若吾
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
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
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
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曷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
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

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
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
沒矣後為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
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
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為執經
王瑩張稷柳澄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
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
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松充南徐選首帝敕之
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恥
以其先為戲荅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

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
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
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
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
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纒畢灰釘已具
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感理莫此爲大且人
子承哀之時志瀟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
寔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
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
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曰其奏又除尚書僕射
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
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
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
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
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
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
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
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
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

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脩身於斯收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繇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襄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顛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整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揚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考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

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
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
殊寔宜以時脩定以為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
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
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
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書禮中軍騎兵參
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
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聚掌嘉
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摠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
軍伏暉代之後人以暉代嚴植之掌凶禮暉尋遷官以五

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
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
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摠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
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
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名言同異條牒啓聞決
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刊
羅經詔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
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
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
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

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

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為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一
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
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
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
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
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
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
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若此衆事皆
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
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云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

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笑於
慧日十住等旣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
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
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明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
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粟雜以花卉以好什
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
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
遠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
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辜黠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

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
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陞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
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菰湖裏
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羣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
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五畝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
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
親累旣多理亦煩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
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
田地甚爲易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

寢立聊可髮擲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旣已營之宜
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甚復汝可自分贍內
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靈之諸女爾汝旣居
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
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
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
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垂舊業陳其
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率課奉公略不
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

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
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寬
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
別自茲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
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病瘳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
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今巨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
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荅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筭
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勳因此頗好聲
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
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
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
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
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
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
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
別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
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

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為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懋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

於時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起家後為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瑳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

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專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頴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

極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荊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會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

旨為虛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
中郎叡妻琅邪王奂女奂為雍州刺史啓叡為府長史奂
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
理善隸書為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
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
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
省法書古迹列為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
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
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
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

猶恨鈞自侍中出為王府諮議後為明威將軍臨川內史
鈞體羸多疾閉閣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
禽劫帥不加考掠所言謂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
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
復瘡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平書誠喻服
闋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
子祭酒卒諡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
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
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上省卒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
映之彊直並加以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
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
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
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其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
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
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以以政績
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李

延壽

陳伯之

陳慶之 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
鄰里稍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
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
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
為劫盜嘗援面覘人舩舩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
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

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眾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王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亦與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縉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棄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

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及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縉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縉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入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縉為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台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脯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懈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眙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

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
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乎世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
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
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
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_其推
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
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_王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
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代夫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後先與彼高主上屬法申恩
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_理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
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_以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
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_命塲_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
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_既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
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盈面_滿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
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_毳虜_爲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
積禍盈理至焦爛况_僞孽_自校日相夷戮部落攜離西豪
猜貳方當係頸蠻_郎縣首棠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
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

樹羣鷲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
不愴恨所以康公之思指將見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
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相首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
蹶角受化唯此狄野心屏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如撥兵戎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
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希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
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
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為驍騎將軍
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絹在魏
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細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
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
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
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
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
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
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
延明臨淮王元或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

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
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
慶之假節摠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
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
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
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
輕銳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
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慶
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
西進據濡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
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
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
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
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
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驍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即
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鉅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
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
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
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
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
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光騎將魯安
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罷據虎
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
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愨踰堞
而入遂剋之俄而魏啤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
安於陣乞降天穆北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
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或立豐王延明率百僚備
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
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
據虎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
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誑
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
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
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旣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
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
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

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顯欲從之元延明說顯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眾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顯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顯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顯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顯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眾號百萬挾魏帝夾攻顯顯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將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二戰傷殺甚眾榮將退還時有若天

又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為棧濟自破石與顯戰於河橋顯大敗走至臨穎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迥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祿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玄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
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
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
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
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
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必洗沐
拜受儉素不衣紵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
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
俞藥藥初羅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母人云俞錢
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

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
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
异甚竒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為敢勇求
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為臨川太守太
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
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拔昕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
渚景已度江為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
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
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

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
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
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
沈酒誼誆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
胥翼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
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
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蒲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
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
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
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

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
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
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
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
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
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
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
驚吾憤焉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
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
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
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
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
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
裹頭袍拂蹠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
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
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世遷通直散騎常侍尚

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瑰侍中王瑳金紫光
祿大夫陳慶御史中丞沈攸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
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語
言下節後主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于梁臨之以刃命
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
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擗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
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
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
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
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憐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矯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桓於市騙豪馳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海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赴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琯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赴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徽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鸞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是

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鳩毒唯命也夫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賀瑒子革弟子琛

朱异

徐摛子陵儀

陵子儉份陵弟孝克

鮑泉

鮑行卿行卿弟客卿

李

延壽

司馬聚

顧協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卅以儒術
顯伯祖道養工下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
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
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
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

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
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為太
常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
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
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
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
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
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子革
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字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未就文受業

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
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太
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為
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
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帝江陵令王於州
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
再監南平郡為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
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為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
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吐
深為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泣中

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琛復從容義理，該覽淵曠。曰：通儒碩學。

復見賀生，今日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三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悔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並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令又參軍禮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

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
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
冠子嫁子爲文非閔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
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
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
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
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
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
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
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

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
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
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
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
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
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
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
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
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
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

降則成小功其於出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
我出後則有傳中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實其親則復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
夫其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此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
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
之故天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
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
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
服皆不冠嫁也日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
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

卜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
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
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
性貪嗇多受賂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
官後為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
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
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誦深
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
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

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
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
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
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
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
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
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弊增奸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謚無徼倖之患矣其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
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
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
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上書於前口受
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
倥傯更增惛惑鄉珥貂紆組惴惴問治聞不宜同於闕茸止
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鄉云今北邊稽服政
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鄉可分明顯出其久鄉云宜
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
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
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

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
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
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
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
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
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鄉又云百
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
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
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

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為中軍宣城
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
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
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
寇會也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
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琛字元表河內温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
王祖讓之負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琛少
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歊為儒者宗嘉其學
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

定五禮有舉廢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制定禮樂駁所
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
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
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右頭戍軍事裝雖居
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間說不限日遷晉安王
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為十卷所撰嘉禮儀法
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
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穴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

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末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
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
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慳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異
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慳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
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
友之節萃此一門異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
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
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
餘好群聚誦博頗為鄉黨所惠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
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

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異曰卿年少何乃不廉異遂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異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異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異實異後見明山賓曰鄉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三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異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異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異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異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異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

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
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
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
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
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救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
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
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
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園器上品而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
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

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
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產
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鮓不輟於
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餽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
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
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
則何敬容内省則异敬容質樸無文以綱維爲已任异文
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侍异在内省十餘年
未嘗被護司農卿傳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
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

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
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
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字内方一之徵及
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
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
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
無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
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
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
納之及貞陽侯敗没帝憂曰今乃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

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
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
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
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傳
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令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
鴉仁並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
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為聞奏及賊至板橋使
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
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
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

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王已將臨賀入北詎可
輕信言未卒思王果出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
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
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歛轡北歸帝問
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
异等為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氛
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
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
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干度又製圍城賦末章
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什系霄之丹地排玉殿

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
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
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
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
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
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
异居權要二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
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
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
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

畜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必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

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人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

公由是見免後守鳴臚鄉自外散騎常侍鄉舍人並如故
自為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
無衾以斂為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為舉哀贈散騎常侍
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
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
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
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
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茹衣蔬食少時將
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

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群
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
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郟人也一字士績祖馮道宋海陵太守
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
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
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
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
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摠
戎北侵以摛兼寧亦書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

摘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摘文體
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摘加
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
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摘商較從橫應答如響
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
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帝
曰摘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摘欲之乃召摘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中大
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
暮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

簡文妃姪女晉宗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
引春秋義至丁丑夫入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
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改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
問摘摘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
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室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
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
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
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
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摘獨
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

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擄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嘆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

之為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誌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
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
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為
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
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
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為司空以帝弟之
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
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
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
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

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網維綜覈名
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未定之
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之白
銀難得黃札易弊口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
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
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
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
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比是天子所拔非
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
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

百身列傳五十二
顯職不由選也既介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
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
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
正王勣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
正舊藩長史王勣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
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
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
風俗將畧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
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
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

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
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
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
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
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
曰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
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
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
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裘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
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在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
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帝
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
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官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
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
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
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為人
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

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
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
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
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
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
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
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
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
遷尋陽內史為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
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惣望重一

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塘之赭山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

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鄉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於鄉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一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

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
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
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
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
帝嗟歎良父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
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
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
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
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郎都官省西抵
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

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問閣自然閉居多死
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祆變
皆息時人咸以為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
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
二年為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
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
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
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
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
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

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傳昭為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幟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

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諺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概繫僧辯時人比泉為酈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

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
 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鑠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
 以令示泉鑠之林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
 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
 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
 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
 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
 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
 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捕酒自樂云賊

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眾始如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
 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
 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擊自帶
 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
 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
 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壁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
 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
 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為
 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

逢烏噪無覩不逢鮑佐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
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於死
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
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
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
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駿其得之矣而斥遂徵寵倖任
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定异之由
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
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
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
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覩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
任不亦難乎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二

清
明
三
日

清
明
三
日

